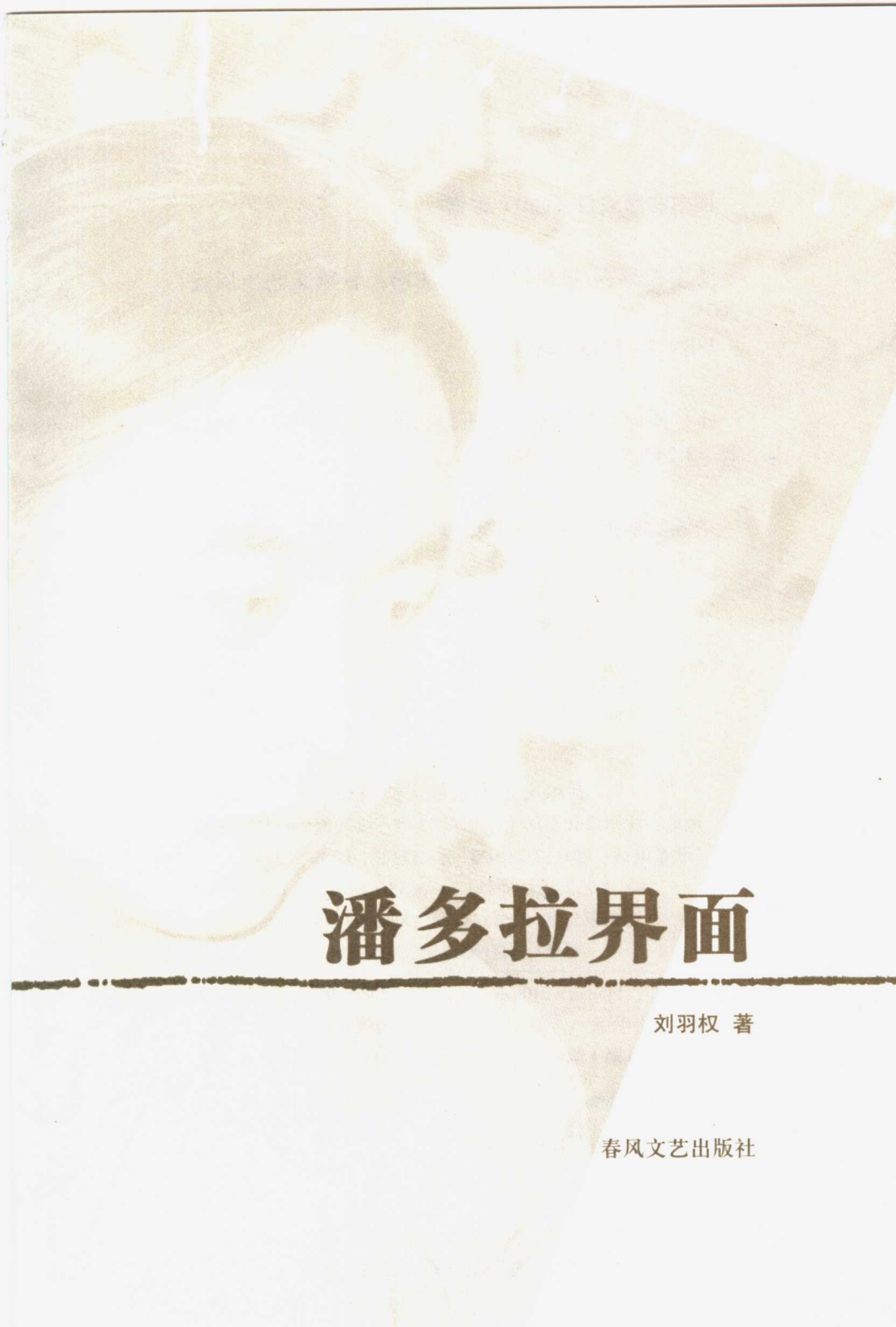


潘多拉界面

刘羽叔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潘多拉界面

刘羽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刘羽权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多拉界面/刘羽权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313 - 2844 - 5

I. 潘…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04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

丹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21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施凌飞

责任校对: 李国宪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三月春雨寒

潘多拉界面



第一章，
三月春雨寒

他往上望去，想看看现在的天是什么颜色。可是他的视野很窄，只能看到前面的、左面的、右面的还有下面的一些地方，他的正上方，是一块精工细做、很值银子的铁板，离他的头顶只有十几厘米，乌沉沉的，压得他的脑袋一直很重，脖子也硬硬的很不舒服。

他叹了口气，有些时候，无论是多么高级的车子，都不过只是个铁笼子罢了，可每个人又都想要它……

他这样想着，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动过身子了。一动不动地坐着，时间久了，就会觉察不出身子的存在，连一点力量也不用，渐渐地就会一点力量也没有。他的手离他的眼睛只有二十几厘米，就在胸前的方向盘上摆着，他看着它们，可就是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他想想，不觉就有点好笑——他眼睛下面这二十几厘米远的两个东西，他是怎么让它们动起来的？它们真的会动起来吗？他隐隐约约地知道或者说是记得，它们一定会动的，那是因为神经的作用，或者还有脑电波什么的，他隐隐约约学过的。



嘿嘿，他知道自己在笑，因为他觉得好笑，这世上、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学过这、学过那，都记了一脑袋隐隐约约的东西，可是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真实不真实。他自己就不知道，他就没看见过什么神经作用，还有什么脑电波之类的东西。

他没见过的，就不应该相信吧？

可是他却想看看正上方的天，真的想看。他忘不了在那些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头顶正上方的天空是多么的蓝，是所有的方位里最蓝的，那么的蓝！蓝得让他一看就会深深地呼吸起来，身体里一下子变得清凉凉的，像是有些什么好东西钻了进去……

可是现在的天却是混混沌沌的，他说不上那是什么颜色，只是一团团的深一些的云和一些浅一些的水汽，互相混浊地重叠纠缠在一起，来回地搅拌着、翻滚着，没完没了……

他厌烦地闭上了眼睛，什么都不愿再看，什么也都不愿再想，他得静一静，必须得静一静……可是电话的铃声还是响了。

“喂？”他让电话响了好多声，才接听。

“是我，你该来了。”来电有些熟不拘礼，他听出来了，是他的女秘书韩燕妮。她的声音很轻很柔但很干净，没有女秘书们在电话里通常都有的那种“甜美可爱”。

他没有说话。

韩燕妮等了等，又问：“你还来吗？”

“还来吗？”他还是没有回答，却也在心里问着自己。然后他笑了，他的右脚向下轻轻用力，手上也自然地配合了一下，周围的景物便开始向后退了。他从三个小时以前就出了家门，为的不就是去吗？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去？！

突然间他的精力和知觉一下子都复苏了过来，他要马上到那里去，什么都不能再阻止他！



韩燕妮如释重负地放下了电话，随即心里就更慌了起来。她的腿软得厉害，直想上厕所。她暗骂自己没用，就势坐了下来，现在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显露出自己的紧张来，哪怕一点点。可那个放在老板台上的小闹钟的指针立即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真切地提醒着她，很快就要到四点钟了。

四点钟，她的心脏急速地抖动了几下，那带来的惊悸般的感官效果让她既强烈地恐慌，又忍不住觉得无比的刺激，她的腿在微微地颤着。

“这样不行。”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提醒着自己。接着用力地转过了头，不去看它。可是她马上就接触到了杜伯山凝视着她的眼睛。

这是张世杰的办公室，坐落在富清市的商业中心地段太原街的边上，青云大厦的第二十层。这个大写字间是越层的，下面是设计人员的工作室，满是蜂巢一样的隔断，各个小框子里都有电脑的显示器在亮着。一个不太高、却绕着弯的室内梯连接着上层的办公室，张世杰不怕他的员工们觉得与他有距离。

当初这大厦里有平层大间的写字间，租金还少些，但他宁愿这样。人与人就是不同的、不平等的，就是有高下强弱之分的。

杜伯山的目光不锐利，甚至于有些温柔，或者说是抚慰式的怜悯。正因为是这样，在这种目光下好像总是隐藏不住什么。韩燕妮讨厌这样，这样“亲切”的目光在她身上扫来扫去，就像是一双有汗的、温乎乎湿漉漉的手在到处地“抚慰”她，恶心死了！

她很随意地转移了目光，没有和他对视。这个不太高的中年人竟然会是张世杰的朋友，而且还很亲密，真是让她受不了。

“张总怎么说？”杜伯山开口说话了，还好，他的声音很粗。

韩燕妮的声音和笑容一起出现，那是她的习惯：“他说就



到，让你们等等他。”

“哦，那好。”杜伯山点点头，又沉默了。张世杰的话他不得不听。听到“你们”，他转头看了看里间茶色玻璃隔断后的小房间，那里面有个小书架，有张单人床，还有个小酒吧，那是张世杰的个人小天地。此刻却坐着个有些秃顶的肥胖中年人。这人坐在床沿上，却伏着个身子，脑袋都快垂到了双腿的下面。他不时地捋着自己的头发，捶着自己的头，一副苦恼不堪、痛不欲生的样子。

杜伯山不禁冷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这个样儿有什么用？

可是他转念就想到了自己，就觉得也有些坐不住。他不禁又抬头去看韩燕妮，那女人现在倒拿出了把指甲锉修起了指甲。他心里苦笑了起来：她倒沉得住气，只是不知道她是真的有把握，还是……真想问问她，可问又有有什么用，自己来都来了……

富清市的马路明显地宽了，虽然车流量比以前大，但开起来很顺畅。张世杰开着自己银灰色的奥迪 A6，疾驰在新华路上。雨幕中的富清解放纪念碑一闪而过，再往前不到一公里，就是青云大厦了。

张世杰觉得自己的心跳得那样的快，额头上一条青筋也在跳，握着方向盘的手在轻轻地抖着，但奇怪的是，心情却是出奇地平静。一路上他车速很快，连连超车，他就想这么一直冲下去，直冲到他的办公室，然后……那是件多么惬意的事！

银灰色的奥迪 A6 在迷蒙晦暗的雨雾中就像是尾精致的游动着鱼，在水里急速地划动，青云大厦三十七层高的大楼已经出现了。急速后退的窗外景物中闪过一个亮着灯的门面，即便过去了，灯火的辉煌还是残留在视线中，那是富清市融资银行的一个分部。张世杰一直瞪着前方，眼角都没有去扫它一



下，他提醒着自己减速，转动方向盘，把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

宫强已经去了五次厕所了，可他每次走进去，都只是站在水龙头前的那面大镜子前，看镜子里的自己。他觉得真是奇妙，他竟然可以在这间大房子里随意地走来走去，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悠闲自在。他看着周围那些每个都有着大本以上学历的同龄人守着电脑绞尽脑汁，苦熬苦干，为的只是每月那二三千块钱，有的还不到一千块钱，就不由得有些好笑。那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一脚踢不倒的几个钢镚子；但虽说如此，他还是不敢去和那些人搭话。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

他在镜子里看着那个自己，样子没得说，一米八二的身高，肩宽背厚腿长，脸上也见棱见角，他不是什么美男子，但有着让女人们多看几眼的资本。他身上穿的更不用说，从头到脚至少三千块钱。他不懂什么色彩搭配、什么衬衫配什么领带的那一套，可他买的是名牌套装，那在任何场合也不会掉份儿。然而就是这样，他仍然没有自信，他宫强竟然会有机会站在这里，这里的厕所装潢得比他原来的家都气派。

之所以能这样，都是因为张世杰，他的大哥。想到这里，他看到镜子里那个人脸上像是哭，又像是在笑。这时，他听到了外面的门响，紧接着有人在说：“张总来了，外面的雨好大吧？……”

张世杰来了，宫强吸了口气，走了出去。

张世杰微笑着站在门口，那门外边就是他的金字镶嵌的大牌匾：富清市世杰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他走进了自己的天地。每个人都在向他打招呼、致意，他显得亲切又随和，他有这样的风度。他说话了：“好，好，大家都好，你们好我就好。”



这让他和大家一起都笑了起来：“对了，今儿活干得怎么样？还差多少？”

就近的一个员工说：“差不多了，明天吧，明天一定能完。”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看样子已守了电脑好久。

张世杰点了点头，拍了拍他肩膀，却说：“那不行啊，今天必须得把这批活儿做完，客户就在楼上等着呢。你们看，下雨天也把我找来了。没办法，今天大家辛苦一下，加加班吧。”

屋子里顿时一片懊恼失望声，可没人说什么。广告装饰业竞争太激烈，尤其是员工，每年都有新的人才毕业，谁都认为自己是天才。况且这行本就没有早八晚五这一说。

张世杰笑了笑，提高了声音：“大家抓紧点时间，早出活儿早休息。这样吧，这批活儿忙完，我给大家放两天假，今晚的加班费加倍。小陈，”他点手叫着一个小青年：“你去财会老刘那儿支点钱，给大伙去买点饭，要好点的。就说我说的，让老刘多支点，那老家伙，把钱把得要命。”

底下顿时一片兴奋声，所有的小隔断里都探出了头纷纷鼓掌：“太棒了！”

“张总，谢谢你！”

“万岁！我要红肠！”

张世杰笑着挥挥手，向楼梯走去，他看见宫强站在那儿。

宫强笑嘻嘻地把手拿出裤兜去摸头，没等摸着，又把手插回兜里：“嘿，大哥，你来了。”

张世杰看着这个在自己面前总是局促不安的年轻人，笑着点点头：“嗯，上楼吧。”他自己先走了上去。下面的隔断里已经开了锅，人人都知道今晚走不了了，正好松松筋骨，都围在小陈的周围点着自己喜欢的饭菜。从上往下看，乱哄哄地又叫又闹要吃的，宫强突然想笑：他喂狗时也是这样啊。



可走在他前面的张世杰却是另一番感受：努力工作，凭本事吃安心饭，这才是生活，谁说一个月千八百块钱就不能幸福快乐活？他甚至都羡慕他们。

但是他自己却不能也这样，不能，绝不能！他这样想着，突然笑着向下叫着：“喂，小陈，别忘了给我们楼上这些光说话不办事的也来一份，一共五个人。”

小陈连忙回答：“好的，张总，你们要吃什么？我记下来。”

张世杰笑：“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许给我们降档次！”底下又发出笑声时，他推开了越层间的门，走了进去。

他的办公室里静极了，韩燕妮、杜伯山都站着等着他，任保祥也走出了里间，站在门边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看他进来，都过来问候。张世杰脸上的笑容没有变化，他得让这间屋子里的气氛保持得好些。可他马上就看到了老板台上的闹钟，离四点就差五分钟了。他向韩燕妮点了点头：“小韩，可以开始了吗？”

“随时都可以。”她的脸有些僵硬。

他向她微笑：“那就开始吧。”在他的注视下，韩燕妮的脸有些发红了，她的情绪明显地平稳了些。她来到一台台式电脑前，那旁边还有个笔记本电脑，她熟练地开机，操作。每个人都站到了她身后，注视着这两个变幻不定的塑料盒子。电脑的画面在变换，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

任保祥站在最外圈，他的脸越来越苍白，过分的紧张和恐惧让他的呼吸都有了问题。他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终于忍不住凑到了张世杰的旁边，胆怯地小声说：“张，张总，我有点话想和你说。”

所有的人都把头转向了他，他脸上顿时冒出了冷汗，声音也发了抖：“可……可以吗？张总。”

张世杰冷冷地看看他，又看看闹钟，还有四分钟的样子。



他的脸还在微笑着，可是腮边的肌肉却明显地凸现：“说，什么事？”

“我们去那里说好吗？”任保祥指着里间小屋。

张世杰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怒气：这人在这个时候还想说什么？难道他竟然想坏他的事？！他想了想，说：“好，我们进去说。小韩，你继续。”他大步地走进了里间，任保祥紧跟着，进去就把门紧紧地带上了。

“有什么话你快说，没时间了。”张世杰进了小屋就觉得焦躁不安起来。任保祥这条上了砧板的鱼在这个紧要时刻竟然要扑腾了，这让他忍无可忍。

任保祥抹了把脸上的冷汗，神色竟然真的强硬了起来：

“张总，我想问问你，那东西你带来了吗？”

“嗯。”张世杰面无表情。

任保祥吸了口气：“在哪儿？”

“外面包里。怎么，信不过我？”张世杰的口气淡淡的。

“不，不是，”任保祥连忙否认，但紧跟着又说：“但是我要看看。”

张世杰看着他不说话，两人的对视中任保祥还是先软了下来，他像是发怒，又像是在自责地说了起来：“我知道，这样也没用，这样没用……可是，你得答应我，张总！今天这件事我帮你，可是不论成不成功，你都得放过我！不然，”他显然鼓足了勇气，胸膛一起一伏地说：“不然反正我也完了，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张世杰看着眼前这个紧张害怕得简直要尿裤子的男人居然反过来在威胁他，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是瞧着任保祥直冒冷汗，腿都在发抖的样子，又知道真不能再强逼他了，今天的事儿少不了这个人。他突然笑了笑，变得诚挚又和蔼：“老任，



看来还是我这个人不行啊。”

任保祥呆了，他听不懂也看不出张世杰这是什么意思。张世杰竟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老任，你不相信我，这也难怪你。你心里没底嘛，不就是那盘录像带吗？你放心，今天的事只要成功，我立即就交给你。我保证没有翻录过，也没有第二个人看过。其实你不想想，你要的是家庭和名声，我呢，我要钱，如果今天能事遂两愿，我干吗还要和你为难？我还怕你一时想不开，真把我告发了，弄个两败俱伤呢，那有什么好？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任保祥的脸色明显地变好了，可他还是说：“张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我肯定尽力而为，但是成不成功，我可不敢保证。这事……”他紧张得无法掩饰：“这种事谁也难保肯定成功啊。”

张世杰不说话，很平静地看着他。

任保祥又紧张了起来，可是他知道，现在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了，有什么话这时候必须都得说出来。他说：“另外，我真的怕被行里发觉。我，我怕……我没有把握。”他的冷汗出得更多了，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虚脱。

张世杰恨不得一脚把他踢死，但是现在还不能。他强忍着说：“老任，你别露出这个熊样！这事要是干不得，我会把你们都叫到我的公司来？我担的风险比你大！我问你，你们银行里有多少储户？你知不知道？”

“不，这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能知道？”

“有，应该有，不过……”

“不过每天，每时每刻的存取次数和金额转账都在变，是吧？”

“……”



张世杰逼近了他的脸：“那你还在担心什么？怕什么？！只要你给我的数据密码是对的，那我们所干的就是你们银行里每分每秒都在做的正常转账业务！这你难道不懂，你还怕什么？”

任保祥不敢看他的脸，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张世杰清楚地看到他头上的一层冷汗分泌了出来，汇聚成滴，划过那张胖脸，掉到地上。这人的腿抖得更厉害了。

不行，这样这人就不能办事了。张世杰心里暗想，现在必须还得用他。他转身拿出来一瓶红酒，又塞给任保祥一只杯子。那只杯子不停地抖着，张世杰给他倒了大半杯。

任保祥盯着血一样红的酒不言语，像是呆了。那酒真红，微微地晃着，晃得人眼都晕了。张世杰不说话，只是鼓励地冲他点点头。任保祥一咬牙，一仰脖子把酒全倒了进去。他的脸立即就泛起了血色，仿佛那杯红酒都从里面反涂在了他的脸上。他喘着气，猛地转过了头，直呆呆恶狠狠地瞪了张世杰十几秒钟，突然大步闯了出去。

张世杰冷笑着跟着他。

外面的韩燕妮已经把两台电脑串联在了一起，她看着任保祥和张世杰一前一后地出来，还有他们各自的神情，笑了。杜伯山和宫强也一样，张世杰是他们见过的最厉害的一个人，进了他的手掌心谁都别想再蹦跶。

张世杰瞥了一眼闹钟，正好四点。他问：“小韩，怎么样了？”

韩燕妮把头转向了电脑：“只要你说开始。”

“好，开始。”





第二章，

突然失控

潘多拉界面



第二章，
突然失控

青云大厦为所有的房间都开通了网络，这是在富清市刚刚兴起的宽带网络，就是在国外网络发达国家，除了特殊的场所地段，如机场、政府部门等安装了无线局域网外，这也是最先进的宽带网络了。远比国内大多数网民所用的 MODEM 拨号上网和网吧里用的一线通上网先进得多。几秒钟内，张世杰的两台电脑都上了网。然后他们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

那台台式电脑里有一个远程遥控程序，就是人们常说的“木马”程序。什么“特洛伊”木马、“冰河”木马等等，人们把它们当作是黑客专门用来“黑”别人电脑的有罪软件，但其实它们至少有一半的功能是好的。比如建立局域网，遥控管理网中的每一台计算机。这时，通过这个软件，只要张世杰已登录了 INTERNET 网，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就有人可以与他建立联系，并支配他的电脑。

那是些通过了他的考验，能力绝对没有问题的外国黑客。他们之所以让他相信，是因为他们在他的指令下成功地入侵了不下四个防卫森严的网络，窃取了他所指定要的资料，而且事



后成功地躲过了受害者的追查。这一切让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时间大约只过去了半分钟，一个声音在他的音箱里突然响起，这声音没有正常语音的抑扬顿挫，很显然是经过了解调器的处理：“嗨，老朋友，你仍然很准时。”

“你也很准时，”张世杰拿起了耳麦，他知道，他的声音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真实地听到，但他不在乎。他说：“抓紧时间，希望我们这次也顺利。”

“OK，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可以动用你那些宝贝数据了吗？”

“还得再等等，这次我们得约法三章。”张世杰的目光凶狠地盯着屏幕，仿佛现在和他说话的人就隐藏在那片17英寸的纯平玻璃片后面：“我们进去后，我方永远拥有优先权，我方操作成功后，你们才可以行动。一旦我方遇到了困难，你们必须随时支持。而我们在里面最多只能呆十分钟，到时必须退出，过时不候。至于你们准备弄多少，能弄出来多少，是你们自己的事。你同意吗？”

“OK，还有什么吗？又过去二十八秒了。”

“还有一点，你知道，我的数据电脑里有一道毁灭程序，你可以通过那些数据进入到银行的广域网里去，但是如果你想窃取或复制它，它立即就会自动删除。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解开它，但是时间只有十分钟，劝你不要玩火。过了十分钟后，我会关闭电脑，结束行动。”

“OK，OK，所有都OK！我答应你这些，让我们开始吧。那个程序或许很了不起，但我会另选取个时间搞掂它。现在快开始吧！我真想马上见识一下贵国银行的网络系统。”

“好，我们开始。”张世杰示意韩燕妮解除了笔记本电脑



里的保护，数据密码可以被调用了。那是融资银行广域网里端口防护及防火墙识别密码之类的机密，由任保祥任工程师提供。虽然他只能提供出他作为一般管理员的权限，但是这已经足够了。对于黑客来说，最困难的是第一步，就是如何进去，只要进去了，剩下的就是为所欲为。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他的老板台底下隐藏着的通过特殊渠道从国外邮购得到的全套可以组建无线网络的硬件设备，其先进程度可以保证与楼下三百米距离内的那个亮着灯、发着光的融资银行营业所内的银行广域网相连通。

这样他就可以利用空气，而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双绞线之类的工具楔入那个与外界所有网络都绝对隔离的虚拟空间里去。

一切终于开始了。

两台电脑的显示器上页面不断变换，各种数据编程文字不断闪现、修改、重复、加入，韩燕妮和任保祥看得眼花缭乱，一切都猝不及防。他们是这间屋子里真正懂得电脑的两个人，对自己的电脑知识和编程能力平时也很自信，可是现在他们才知道舶来品这种东西永远都不会被发源地之外的人掌握得最好这条真理。尤其是韩燕妮，数据密码的毁灭程序是她出面请北京一家软件公司搞的，原以为没有问题，但现在她变得不敢肯定了。

张世杰却很满意，他叫过来了宫强：“小强，去吧，记着等我的电话，你的手机要一直开着。”

宫强转身就走：“瞧好吧，大哥。”他办事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拉。

张世杰送了他几步，放低了声音说：“小强，你要机灵点，我没去电话你别往窗口凑，实在不行你就当是进去躲雨的。”

宫强冲着他笑：“我知道了，大哥。你放心吧。”他推门



就走了出去。

张世杰看着他下了楼梯，心里很踏实，这小子真像是他的亲弟弟。他转回头去，时针已指向四点零三分，三分钟，到底多不多，他不知道，只是剩下的只有七分钟了。当然，那是按原计划。

电脑上的数据还在变换着，他没有走回去，而是不远不近地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静静地看着。

在这个距离看过去，那几个人突然变得有些好笑。尤其是杜伯山，韩燕妮和任保祥也就罢了，杜伯山也全神贯注地弯着腰盯着屏幕，三分多钟的时间里几乎一动都没动，他懂吗？就那么傻子似的看。他笑了笑，现在这屋子里最应该紧张的本来是他自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紧张不起来。这让他不安。他这个人很奇怪，该怕的时候，他会很镇静；该高兴的时候却往往在身体里摸不到那根笑筋；到了该哭的时候呢，他一滴眼泪也没有，尽管那时候他早已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沉没进了无底的深渊里去。就像在七年前……他的脸沉了下去。

突然任保祥的一声尖厉的叫声把他惊醒：“进去了！”

张世杰一跃而起，一把推开了杜伯山，把头伸到了电脑前。只见屏幕上出现了数不尽的滚动着的绿色数字排列。那些格式化形式正是融资银行的主控计算机中心处理器里的存储营业数据！

他们真的进去了！

“好，好……”张世杰不禁喃喃自语。正要说话，音箱里传出了黑客的声音：“我正在为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可惜没法和你当面举杯。好了，但愿你的口袋够大，我只用了五分十七秒，为我欢呼吧！下面看你们的。”

“好，你干得很漂亮。”张世杰对着麦克风敷衍了一句，